讀通鑑綱目條記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十八

武進李述來紹仔

宣宗大中二年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

考異　據胡氏管見當書帝弒太皇太后郭氏于興慶宮以著宣宗弒嫡母之罪且宣宗不以祔葬配饗則其弒明矣況後魏廢后高氏暴卒綱目特書胡太后弒則此亦當書弒

按考異之說恐未是北魏廢后之卒通鑑書云胡后以天文有變欲以崇憲高太后當之戊申

夜高太后暴卒則其爲胡后之賜明也此則云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葢猶疑其辭也綱目之書雖體象春秋而其義例則異春秋有微文隱諱原情誅意之法綱目惟取據事直書明其是非以垂法戒故于其疑者多仍舊文葢亦傳信之意也又高后若書暴卒則胡后虐殺之惡不著郭后書暴崩則宣宗不禮于其母使嫡后不得正其終之罪固已躍然言外矣何必改易舊文始爲信讞乎胡氏謂當書帝弒太皇太后

郭氏加弒子帝之下于義亦似未安此與胡后

究有間也必如胡氏之意書之假令朱子操觚

其措詞亦當更有斟酌

六年雞山羣盜寇掠果州

目 寇掠三州

按州當作川

質實 雞山未詳處所

按山在蓬果二州界今順慶府境

八年以李行言爲海州刺史

目　有强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

按通鑑原文無匿字蓋盜爲縣令所獲而軍家索之非匿于軍家也匿字誤羨

九年以李君奭爲懷州刺史

目　度支奏誤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

按原文度支奏漬汚帛誤漬爲清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分注所刪省爲未得其當謂上不之見

五字尤不可省省之則情事不得明白

以柳仲郢爲鹽鐵轉運使

目 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按百當爲十

十一年

綱 冬十月以尚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

按通鑑冬十月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云云考異曰此事出補國史不云延心

以何年月降新傳云高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爲
河渭等州都遊奕使按舊傳高駢懿宗時始爲
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勛移鎭
并延心事置于此巻張義潮以五年降延心之
降當亦在彼時承勛奏爲遊奕使亦在防禦秦
成時也今以承勛移鎭之月移爲延心補官之
月疎矣
十二年以王式爲安南都護
目　南蠻大王去城半日

按原文作去交趾半日程程字不可去去之則

半日二字不可解

十三年

綱　帝崩鄆王漼即位

按是時王歸長等欲立夔王王宗賓迎立鄆王

依後漢孫程立濟陰王之例書之當云宦者王

宗賓迎鄆王漼即位誅王歸長等

目　上欲以夔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

軍中尉王宗賓素不同心

按通鑑上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益樞密宣徽皆宦官要職今分注直云王歸長等三人幾不知其爲何人矣又王歸長等不書官而王宗實仍書官尤非法也

懿宗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作亂

目　于是諸道雲集

按道當作盜

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

目　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修軍政于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

按此所序似少限斷矣通鑑于王式平裘甫事直敘平勦錄與全書體裁迥異容齋隨筆譏之分注于他處刪省惟恐不及于此獨多仍舊文計此節分注八百餘言可刪省者殆過半詳略之故竊所未喻

又　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

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

按原文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或詐引賊將來降實覘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蓋捕索斬之兼指上匿謀通賊詐降三項分注移及是于或詐引賊將來降之上乃是未解文義也

又 舉籍管內得數百人 下云 于是騎兵足矣

按原文舉籍府中得驍健百餘人又云凡在管

內者皆視此籍之于是騎兵足矣府中減州管
府也管內浙東觀察所領八州也府中得驍健
百餘合八州當得千餘故云騎兵足今改府中
爲管內則數百騎兵卽可云足邪

又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
按原文高羅銳克海寧下云命羅銳軍海口以
拒之分注刪高羅銳克海寧句則羅銳姓名尚
未前見而直云命羅銳軍海口乃誤以羅爲姓
也

五年彗星出

目 主大喜請宣示中外于是徧諸史策從之

按通鑑云上大喜上當作主蓋欽天監奏詞真下請字相連爲文此作上蓋刋本之誤也請宣示中外徧諸史策從之不宜增于是二字或是誤羨

七年以劉潼爲西川節度使

目 南詔遣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福盛儀衛以見之

按此誤衍一福字南詔遣使詣成都句節度使

李福盛儀衛以見之句分注盍誤其句讀也唐

有西川節度使無成都節度使

高駢大破南詔蠻

目　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

按通鑑上怒以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

欲重貶之分注移欲貶駢于上又刪召駢一節

則王晏權之代若止是上意如此未有詔命者

下文會得王晏權牒及與麾下北歸等語皆無

端緒矣

質實　南定峯州未詳沿革

按唐志南定縣屬安南府高祖四年分交趾所管宋平縣置宋白曰南定縣漢曰南郡西捲縣地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漢麊冷縣地

十三年

綱　以張公素爲平盧留後

按前書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此以公素繼允伸也當作盧龍平盧乃淄青非幽州此蓋仍週

鑑之誤

十四年

綱　帝崩普王儼即位

按分注僖宗之立殺長立少事由宦官列以漢北鄉侯之例似不當以繼統恒辭書之　又劉行深韓文約皆封國公此較封孫程等爲列侯更有甚焉綱與分注皆略之亦是縱釋有罪

目　胡氏曰韋保衡劉鄴趙隱盍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

䶩之禍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

按葦保衡之貪鄙無識甚于宦官而忽責以公忠爲國之舉此失言也至欲以口舌之能令宦者悚然更慮尤恐不達事勢

僖宗乾符元年

集覽　所由猶言所屬官司也

按此可供所所由酒食盐指催督租稅之吏卒也

唐時坊市公人謂之所由若所屬官司無禄洒

食供給

四年王郢陷明台州

質實　台唐之州名治臨海縣至德初移治始豐

陞德化軍

按肅宗時浙東未建節鎭且台州亦無德化軍

之稱

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黄巢于荆門

目　全晸逆戰陽敗追之伏發大破之

按追上不當删賊字

廣明元年

綱　劉漢宏掠申州

按通鑑作掠申光當從通鑑

羣盜陷澧州

目　舉進士二十三尙不中

按尙當作上

黃巢入潼關

目　王師會自殺

按通鑑田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

步軍將軍王師會上以承範爲把截潼關制置

使師會爲置制關塞糧料使分注于黃巢陷東

都下只云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則此處王

師會自殺乃不復知其爲何人也

集覽　呼辟振河華河本西羌地後秦置河州今

隸臨洮府華本漢鄭縣地後魏置東雍州西魏改

華州今隸京兆府

質實　河州名苻秦所置隋改爲枹罕郡唐復爲

河州云云　華州名西魏所置隋改華山郡唐復爲

華州下云云

按雍之東大河自北而南抵華陰乃折而東潼關在河華之交呼聲振河華謂黃河華山耳河州去潼關且三千里 又明代陝西州郡無京兆府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目 幕客靳儲

按通鑑作孫儲靳儲舊唐書皆不載不知當何從

綱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

按義成當作義武

中和元年以樂朋龜爲翰林學士

曰　當蒙不外

按通鑑作中外胡注云中外謂與之相表裏此

蓋揭其隱私若改爲不外即不合語氣

西川黃頭軍作亂

集覽　土客都頭土謂土著有常居者客謂寄寓

者

按土軍蜀軍客軍從駕諸軍

二年

綱 以王鍔爲諸道行營都統

按通鑑作都都統考異曰舊紀新傳鍔正爲都都統新紀作都統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爲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爲都都監此時諸將都統甚多鍔爲都都統是也據此則當從通鑑作都都統

三年以王鐸爲[illegible]節度

考異[illegible]德節度使王景崇卒九字

分注溺子鎔生十年矣軍中立爲嗣後十二字
按考異所云刋本溺書者不知以何本校得之
今刋本有以王鎔爲成德嗣後則王景宗卒及
立鎔爲嗣後似可不書意後人有增纂耶
綱 秋七月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按通鑑四月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
忠爲宣武節度使此屬之七月葢以其到鎮之
日爲受命之日也恐不當然 又按是年七月
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赴行在克

用勝河東安慰軍民曰勿爲舊念各安家業克
用以河東開國此節乃後事原起決不可無又
綱于全忠鎮宣武則書之并詳注其衆心危懼
勇氣益振克用勝安河東其事正相等豈當錄
全忠而削克用此必脫漏失檢也

鄭畋罷爲太子太保

目　不可令畋邑從過此

按通鑑本文此作扎此葢形近而譌

四年以王徽知京兆尹事

目　以微爲京兆尹

按徽以右僕射知京兆尹事非爲京兆尹也分

注乃斷與綱違

光啟三年朱全忠取曹州

質實　劉橋地名未詳處所

按舊五代史戰于臨濮之劉橋劉橋蓋在曹州之

乘氏縣東北濮州范縣西南

楊行密克揚州

質實　東塘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按東塘揚州之東塘也張雄屯東塘彥師鐸往依之

文德元年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

目 使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

按通鑑原文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蓋上使人代令孜而令孜倚陳敬瑄不肯離西川也令改云使監西川軍乃似遣令孜監西川軍矣

昭宗大順元年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

目 克恭自焚死

按唐書克恭就視李元審安居受帥其党攻而
焚之克恭死則非自焚也

李克用遣兵拒官軍于趙城

質實　定難軍名未詳沿革

按方鎮表中和元年夏州節度賜號定難節度

二年孫儒攻宣州

質實　東溪未詳處所惟徽州黟縣治東有東溪

橋

按東溪即宛溪以在宣城縣東亦名東溪

又　溧水未詳處所

按溧水漢溧陽縣地隋分置溧水時屬昇州九

域志在州東八十五里

景福二年朱全忠拔徐州

質實　佛山寨未詳處所惟兗州府寧陽縣北二

十里有佛山

按時溥守徐州安得至寧州佛山寨石佛山之

寨也石佛山在彭城薛史石佛山在彭門南述

征記彭城南有石佛山山頂方二丈二尺

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

質實　覃州名未詳沿革惟懷慶府乃禹貢冀州

覃懷之地

按通鑑考異曰順宗子經封郯王嗣周當是其

後會昌後避武宗諱改郯作覃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

質實　臨皐驛未詳處所

按驛在長安城西元和初檻送劉闢自臨皐驛

至闕下即此胡注驛與長樂坡為京城東西出

入要地

乾寧元年以劉隱爲封州刺史

賀實　賀江或疑縣名未詳沿革

按賀水源出賀州富川縣經州城合桂嶺水謂

之賀江

二年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卒

賀實　保義節度使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彼注云

襄國周之邢國隋置邢州五代梁爲保義軍節度

按王珙爲保義節度乃陝號非邢州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

目　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

按誤衍騎字人字亦可省

李克用舉兵討三鎮

質實　三鎮謂邠寧岐同華二藩鎮

按三鎮邠岐華也同州王行約別是一鎮

又　石門鎮未詳處所惟西安府淳化縣北六十里有石門山又平涼府靜寧州南百五十里有石門峽

按路振九國志昭宗出啟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所謂石門鎮卽石門之佛寺也卽在南山中尚不得至淳化無論靜寧

又 梨園寨或卽梨園莊見憲宗元和二年檢元和二年亦無此注

按胡注梨園寨在京兆雲陽縣九域志雲陽在華州西北九十里

光化二年李克用拔潞州

目　表孟仙爲西役

按仙當作遷

三年中尉劉季述幽上于少陽院

集覽　魯莊公卞急而好潔

按魯當作邾

天復元年以韓全誨張彥宏爲中尉袁易簡周敬容
爲樞密使

考異　以字下漏宦者二字

按中尉樞密本宦者之官不容復贅宦者字

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目　昭戎節度使馮行襲

質實　昭戎軍名唐乾元初所置治金州王建據蜀改爲雄武軍

按昭戎當作戎昭方鎮表光啟元年以山南東道金商都防禦使置昭信軍天祐二年賜昭信軍號爲戎昭軍光化元年馮行襲爲昭信節度天祐二年始改戎昭此云戎昭者葢史臣誤以後號加之質實所云未知何本乾元初金州未

嘗有節鎮也

二年朱全忠圍鳳翔

日　全忠攻鳳翔拔之

按翔當作州

以李茂貞爲鳳翔静難武定昭武節度使

質實　武定昭武二軍名未詳沿革

按方鎮表光啓二年于山南西道置武定軍節

度使治洋州二年升興鳳二州防禦使爲感義

軍節度使乾寧四年更感義軍曰昭武軍

天祐元年全忠弑帝于椒殿

考異　全上漏梁王二字

書法、　弑君之賊或書爵或書姓恒也此其并不書姓何全忠六月書討既削其爵矣于是弑君不可以重貶也故再削其姓

按此自蒙上爲文耳以爲漏固非以爲貶恐亦非朱子意此等所謂不待貶絶而義自見者也

以劉隱爲清海節度使

質實　清海節度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按淸海軍治廣州交州乃靜海軍也

昭宣帝天祐三年

綱　天雄軍亂梁王全忠討平之

按全忠篡弑之賊安能戮人天雄之亂止于旅拒拔而屠之尤非弔伐遽書曰討將無誤耶

哀帝天祐四年唐遣使奉冊寶加梁

目　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勞之

按原文作至大梁勞王今去大梁字則至字屬贅蓋失刪也

考証　唐當作帝

書法　不書唐帝何罪唐臣也

按奉冊禪位大臣賣國者爲之非帝意也不當書帝以爲罪唐臣者當得之然此尙是唐紀不當斥書唐通鑑于是年已書梁開平元年故凡事皆冠以唐稱或緣此而悞耶蒙意去唐字于法爲合

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帝爲濟陰王

考異　按凡例注封其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奉此

奉字當作廢

書法　此其不書廢何罪唐臣也唐自廢其主也

按考異之說是也如書法云云則奸權簒代皆

有以國輸人之臣何代非自廢其主者乎

梁侵晉圍潞州

質實　蚰蜒塹未詳處所

按蚰蜒塹謂穿塹如蚰蜒耳非地名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十九

武進李述來紹仔

梁開平二年晉王李克用卒

考異　當去李姓

按此雖在梁紀然晉尙稱唐天祐五年與列國分霸者不同不當去姓蒙意以爲并當援晉徵士之例書唐晉王以申克用之志

質實　亂柳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按亂柳在潞安府屯留縣界

晉兵馬使李克寧謀作亂晉王殺之

書法　不書討殺何克寧叔也亦既執之待以不死而誅其黨可也殺之過矣

按克寧謀執兄子以遺仇讎且國賊也其爲忍悖已極誅不避親豈以叔而可援末減乎蒙意

此條綱當有脫字

晉王攻梁夾寨破之

目　今日自來破賊

按日當作王

三年岐遣劉知俊攻梁靈州

賓實　彰義節度注見唐憲宗元和四年

按五代軍州建置紛沓多非唐舊此明言以知

俊爲彰義節度使鎭涇州矣唐之彰義乃蔡州

也

又　衍未詳沿革

按唐志大中間分寧州置衍州治定平縣周顯

德五年廢衍州爲定平鎭隸邠州九域志熙寧

五年以邠州定平縣隸寧州在州南六十里

四年梁貶寇彥卿爲遊擊將軍

曰　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

按原文入朝下有至天津橋四字欄葢指橋欄也今去上四字則投諸欄外疑不能明

梁匡國軍節度使馮行襲卒

質實　匡國節度注見唐元宗開元十一年同州

按唐末以同州爲匡國軍梁開平二年改許州忠武軍爲匡國軍故云許州牙兵皆秦宗權餘党起將同州屬岐

梁遣兵襲鎮州

目　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

按通鑑梁人有亡奔眞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絶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乃使者措辭云爾非事實也今删梁人奔告一節而以虛詞爲實敘當是删削時未及會上下文意耶

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

質賓　野河未詳處所惟眞定府井陘縣東南十五里有甘陶河一名冶河源發平定州松嶺流經縣界合綿蔓河或疑即此

按野河在柏鄉縣西北五里一名槐水源出贊皇縣西黃沙嶺下東流歷元氏高邑縣始入縣境又東抵寧晉縣入胡盧河井陘去柏鄉且三百里

乾化元年晉師圍邢魏

質賓　白司馬陂未詳處所

按胡注坂在洛陽城北

岐王使劉知俊攻劉園安遠軍

質實　安遠軍未詳處所

按通鑑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九域志西縣

在興元府西一百里

梁主還洛陽

目　梁主南還納懷州刺史段明遠妹爲美人明

遠饋獻豐備梁主悅

按通鑑懷州刺史開封段明遠妹為美人

戊子帝至獲嘉在懷州東北百五十里明遠饋獻豐備帝

悅留明遠妹為美人乃前此之事此特因饋獻

豐備巧于媚悅因追記之耳分注乃并以為南

遷時事亦失檢也

幽州參軍馮道奔晉

書法　奔者何危不早也

按此特為道之歷事四朝起案耳若責道以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則未暇矣

二年劉守光遣兵出戰晉人擊敗之

質實　龍頭岡未詳處所

按胡注龍頭岡在幽州城東南通鑑考異曰莊宗實錄作羊頭岡紀要云岡在今順天府西北四十五里舊志幽州東南有龍頭岡誤

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目　梁主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恐

按通鑑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蓋出爲刺史無所恐以多追賜死故恐耳左遷句不可

删

綱　梁忠武軍亂殺節度使韓建

按開平二年改忠武軍爲匡國軍綱前已書匡國軍節度馮行襲卒此書忠武誤也

三年梁遣兵侵吳

質實　趙步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按趙步瀕淮津濟之處南直壽春紫金山

貞明元年梁劉鄩引兵襲晉陽

質實　代州謂高行珪

按高行周云代州養兒士亦爲大王謂李嗣源也周太祖實録本作總管考異曰按明宗實録是年猶爲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爲副總管質實蓋以三年有以行珪爲代州刺史之文而誤不知行珪之爲刺史特以嗣源從征故使權之也

蜀遣兵攻岐

質實　金沙谷未詳處所

按金沙谷在今秦州東南

二年晉王還晉陽

質實　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按此河北通指大河之北

三年

丁丑　晉滅吳稱唐天祐十四年
漢乾亨元年

按漢下當有高祖劉龑四字

晉王還晉陽

集覽　以分其過漢光武時賈復與寇恂有隙帝

曰兩虎安得私鬥今日朕分之注分解釋也

按此分過猶言分謗耳集覽所引非是

晉王襲梁揚劉拔之

書法　晉取梁地不書梁揚劉何以書揚劉河南地晉所命也故予梁

按此後莊宗因保揚劉襲鄆入汴遂以亡梁書此者他日取道所由所謂地有必爭也非予梁

四年蜀信王宗傑卒

質實　夾城未詳沿革

按胡注蜀蓋倣長安之制附夾城爲諸王宅夾

城即成都丙城矣

兵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

目　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

謀皆殺之

按通鑑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

向聞其巳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

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此二事本可不錄權

其重輕不當畧志誠而書儼又不當巳削去一

人而于殺上仍留皆字

貫寶　威武節度注見漢武建元三年閩中

按是時王審知據閩吳不得有之胡注引歐史

外屬之州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

吳之昌化威武蓋亦置之屬城不可得而考其

地耳

又　靜海節度本漢海陵縣之東境南唐置靜海

都鎮制置院後周改爲靜海軍尋改爲通州

按通州于吳未有靜海之號若唐之靜海乃安

南也又分注明云靜淮節度通鑑置靜淮軍于泗州而貫

實乃以靜海釋之尤炸

梁人決河以限晉兵

目　彥章拒之稍却鼓譟復進梁兵大敗

按通鑑彥章率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

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

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蓋臨岸拒

戰則彼得形便故引之戰于中流以挫其勢也

分注所刪殊爲瞶瞶

晉王大舉伐梁

賫賁　麻家渡未詳處所

按胡注渡蓋在濮州界

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

賛實　高邱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按此特指陂中高阜處言耳非地名與興元元

年同誤

又　河堋二州名注見唐元宗天寶十五年

按河堋猶河北也非二州

五年梁以王瓚爲招討使拒晉兵

質實　遊揚村未詳處所

按本文據晉人上游揚村上游猶上流也以遊字下屬誤

十六年

綱　蜀殺其華陽尉張士喬

按分注流黎士喬感憤赴水死直書殺者書法以爲誅蜀主之心是也然士喬不勝悻悻之意毋乃非忠臣愛君之道蔽罪蜀主竊意倘非平識也

契丹進逼劉鄩等討同州

目　李存審進逼劉鄩等悉衆出戰大敗

按當云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此脫二字

趙王鎔殺其司馬李藹夷其族

質實　西山未詳處所

按胡注鎭州西山謂之房山上有西王母祠

龍德三年

綱　梁以錢鏐爲吳越王

目　鏐故建國

按通鑑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

鏐爲吳越國王鏐始建國加天子之制稱于開

平元年已書以錢鏐爲吳越王葢特加王號此

則建以爲國也綱誤脫國字乃與前文重複分

注改始爲故尤非

梁將康延孝奔唐

月　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

州段凝當陛下

按通鑑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

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
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
大軍當陛下如分注所刪則當曰處置機宜不
復可了
唐遂滅梁
曰　唐主復遣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曰汝非
邈佶烈乎于是諸將稱賀
按汝非邈佶烈乎之下通鑑有彥章素輕嗣源
故以小名呼之二語五代史本有我豈苟活者

五字通鑑删之已欠周晰分注并删通鑑所有

二語則上語幾不解所謂又此節初無關係何

不并删之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

日　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可並族誅

巖至許州亦爲溫韜所殺

按詔書原文宜與趙巖張漢傑等並族誅今删

與趙張等句似族誅者止敬李二人矣又前已

書趙巖至許州溫昭圖斬之此又云巖至許州

爲溫韜所殺亦重出也

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質實　楚州名注見宋孝武大明三年山陽

按馬殷據湖南湖南之地春秋戰國皆屬楚故

殷稱楚王若山陽則于五代爲吳地

後唐同光二年唐以王正言爲租庸使

集覽　便省庫錢便謂擅便也省藏耗也

按胡注今俗謂借錢爲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

時租庸錢皆入省庫集覽非

唐以孔謙爲租庸使

目　天平節度使李存霸等言

按通鑑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並兩節度言之故下敕云兩道所陳本朝舊規也分注删平盧而以等字概之非是

蜀以王承休爲天雄節度使

質實　天雄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按魏博在河北此唐之天雄軍蜀之天雄乃秦州也

三年

綱 乙酉 後唐同光三年 是歲凡四國四鎮

按是歲下當有蜀亡二字誤書于丙戌年下

唐師滅蜀

質實 威武城未詳處所

按城在鳳州東北梁貞明初王建置城于此爲戍守之地五年王宗播伐岐分兵戍威武城六年王宗儔等分道出散關還分屯威武城又後周顯德二年遣王景等伐蜀戰于威武城不利

皆卽此

𡍼 𡍼主疆審知卒

考證 當去王字

按𡍼未稱帝不當書主考證以爲當去王字亦

非

唐主獵于白沙

質實 白沙未詳處所

按白沙在洛陽東侍史李愿避難居洛表白沙

之別墅

四年書李紹琛反于蜀

質實　武連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按武連漢梓潼縣地宋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爲武功縣後魏改爲武連縣唐屬劍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五里

又　西平王郭崇韜追謚西平王

按西平王謂朱友謙也友謙再以河中附晉晉封爲西平王故河中兵云然是時唐方疑崇韜安得追謚西平亦非非謚也

唐李紹榮攻鄴都不克

質實　史武德史彥瓊表字

按彥瓊以武德使出爲監軍故稱史武德非字也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質實　奉化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按本作奉化軍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爲泰州以清苑縣爲理所新唐書志清苑縣屬莫州

唐主如關東

質實　萬勝鎮未詳處所壆子谷未詳處所石橋未詳處所

按胡注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劉昫曰壆子谷在成皋又云在汜水縣西汜水縣古之成皋也石橋在洛城東

唐以趙季良爲三川制置轉運使

質實　三川川郡名

按三川猶言三蜀不專指一郡

唐天成二年

綱　唐流段凝溫韜于邊郡

按凝流遼州韜流德州恐不得云邊郡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發明　逋在三司民何預焉雖不及民而三司將何所取必取之于民矣免三司所以免民也

按三司逋負即民欠也乃云無與于民妤矣

四年唐以從榮爲河南尹從厚爲北都留守

考証　當作唐以子從榮爲北都留守從厚爲河

南尹

按先是從榮在太原從厚在河南至是乃兩易

其任耳考證誤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目　知誥留以爲統軍遣徵金陵兵還

按遣字失刪

長興元年唐河中軍亂

目　禮部侍郎呂琦

按琦未嘗爲侍郎五代史及通鑑皆作郎中分

注誤

二年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

曰 延稟聞閩王有疾命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

襲福州

按通鑑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

繼雄襲福州則吉次子繼昇則知繼雄爲延稟長

子矣今删去上句幾不知繼雄爲何人

又 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

按天成元年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

禀順流先至執閩王延翰殺之推延鈞爲西後

二年正月延禀還建州將别謂延鈞曰善守先

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故此時延鈞反辱稱之

分注于二年删還建州事則此處之語無本

三年董璋襲西川

質實　西川古之郡名云云　東川古之郡名云云

按古安得有西川郡東川郡

又　武侯廟在成都西南八里

按此時璋與知祥相拒于漢州與成都何涉焉

武侯廟劉處處有之也

四年

癸巳　唐長興四年
　　　閩主延鈞龍啟元年

按前蜀王建書蜀高祖後南唐李璟書南唐元宗北漢劉鈞書北漢孝和帝則此似當書閩太宗甲午年蜀主孟知祥亦當作蜀高祖丙申年閩主昶當作閩惠宗　癸卯年南漢主晟當作南漢中宗　辛亥年北漢主劉崇當作北漢世祖

唐主從厚立

目　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

按通鑑原文云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蓋所以可憂在延訪鮮及即下文孟知祥所云為政皆胥吏小人也上二語恐不可刪

應順元年唐主出奔

目　初唐主欲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元武門

按通鑑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渡河欲與之謀使帥部

兵守元武門所謂咨謀北度河也分注所刪未得其當

清泰二年

綱 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按長興四年書唐以李彝超爲定難節度使後開運元年書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侵契丹則此書夏州葢誤也亦當作定難

綱 唐以馬全節爲橫江留後

按橫江分注作橫海通鑑五代史皆作橫海江

字乃傳刻之誤

三年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

集覽　虎北口屬雲中郡在郡之東北居唐關西

北過朝鮮河一名七渡河九十里至虎北口

質實　虎北口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一百二十

里即古北口也兩崖壁立中有路僅容一車下有

澗巨石磊砌

按此皆誤以虎北口為古北口也通鑑明云陳

于汾北之虎北口與雲中何涉考異云太原城

側別有地名虎北口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二十

武進李述來紹仔

晉天福二年

綱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

目　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

按通鑑以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爲副部署副字恐不可省又原文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反蓋從賓時爲洛陽巡檢使兼副部署故使發河

南兵也分注于前遣楊光遠等討之之下旣削從賓名此處直云張從賓擊延光則蘧然無端且不知其何以自河陽反也　又反河陽三字亦恐不辭

晉楊光遠敗魏兵

質實　六明鎮未詳處所

按胡注六明鎮在胡梁渡北

四年唐主徐誥復姓李氏

發明　徐誥復姓李氏按分注昪祖吳王恪又欲

祖鄭王元懿恪則太宗之子懿則高祖之子也至
于五代史世家則謂昪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
超超生志志生榮昪自以爲建王恪四世孫然叅
以唐史吳王恪子琨生禕禕生峴爲宰相固有後
裔若建王恪則薨而無嗣不知歐陽氏何據云爾
又與通鑑不合後世將孰從而信之
按通鑑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昪唐元
宗弟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録憲宗弟八子建
王恪之元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

柔爲嶺南節度使卒于官其子知誥流落江
遂爲徐溫養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吉
人父爲吉安砦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
昇歸徐溫常過神福愛其謹厚乞爲假子以讖
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厚歸溫故冒
李氏以應讖劉恕云昇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
人仇敵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
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
附會也薛史据實錄歐史据江南録溫公據南

唐記載而朱子因之皆是疑以傳疑無從徵信

五年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于建州

目　遣親吏業翹杜漢崇監其軍

按通鑑遣業翹監建州軍杜漢崇監南鎮軍盍監建州者奪延政之權監南鎮者防延政之反南鎮軍不屬建州也分注刪之而統云監其軍陳矣

質實　南鎮未詳處所

按胡注福州西北與建州鄰閩主盖置南鎮軍

于福建二州界扼往來之要故延政攻南鎭而
西鄙戍兵皆潰
六年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貸賞　花山未詳處所惟安陸府城東一百里有
花山舊傳靈濟祖師過此時百艸開花故名或疑
即此未知是否
按此方相距于唐鄧間距安陸遠甚九域志唐
州湖陽縣有花山銀場是也在今南陽府唐縣
境

八年唐主昪殂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按南唐以廣陵爲東都非三川也

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

質實　回圖使荀子儒效篇圖回天下于掌上注

圖規畫也回回轉移也

按胡注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

之回易場也集覽謬

開運元年唐主封齊王景遂參決庶政

目　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笑

按通鑑作歎美此蓋以字形相近而訛當從通鑑

閩指揮使朱文進弑其主曦而自立

目　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

按不屈下通鑑有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三語今分注錄其抗辭而削其死節殊不可解當是誤脫耳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目　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

父事讎而死李懷光之反河中旣破德宗欲活

其子璀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居君

臣之變審義安命以徇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

也若楊承勲兄弟出于蕃落梟獍其心囚父歸

命以希苟活晉朝以不殺降爲說于理且未安

又從而錄用之宜異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

憤也此論可正胡氏之失

二年契丹至相州引還

質實　胡梁未詳其義或疑自浮梁往見周世宗

顯德五年

按胡梁渡以姓名渡如馬家口胡家渡之比耳史思明濟胡梁渡又薛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爲大通軍

契丹還軍南下

賢寶　陽城未詳處所

按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逕陽城縣陽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

晉以仕威爲天雄節度使

賫實 匽聖軍未詳沿革

按五代會要天福六年改成德兩軍爲護聖左

右軍

三年馮暉擊破党項

賫實 旱海未詳處所

按胡注張洎曰自威州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

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趙珣聚米圖經曰鹽夏清

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

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渠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

漢天福十二年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目　晉臣爲使者令詣行在契丹所在誅之

按原文作自餘契丹所在誅之自餘二字不可刪刪之乃不可句讀

契丹封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目　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

集覽　黃龍府在臨潢府東南二百餘里按契丹

國志東渡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
海府遂至黄龍府也初契丹主阿保機見黄龍在
其魱屋上遲發二矢殪之後太子德光于其地置
黄龍府
按胡注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渝
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
北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勃海國鉄州又行
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黄龍府按契丹後改黄
龍府爲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燕

容氏之和龍城若据晉書及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近地混同江非慕容氏之和龍城也分注不當仍通鑑之誤集覽所引雖顯與分注違而足以正其失　遼史太祖天顯元年以扶餘爲黃龍府天祚帝天慶五年女直軍陷黃龍府六年攻下瀋州恭黃龍府在瀋州之東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

目　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

按原文李穀密通表于帝令畢襄相州蓋通表于帝一事也今畢襄相州又一事也分注刪省未當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

目 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勸希廣殺之

按原文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釋甲而入館于碧湘宮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廷誨勸殺之蓋不聽入與希廣相見非不聽入潭州也分注屬不聽入于將水軍逆之之下失實且

如其言則希萼方阻兵在外何緣勸希廣殺之
乎
又　嘗爲希萼詗希廣語言動作約爲內應
按原文爲希萼詗希廣句語言動作悉以告之
句分注刪悉以告之四字則語言動作句尚未
純何不并此四字去之
乾祐元年漢主屬趙
目　楊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鎮
按原文作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忠武節度劉信

忠武節度四字不可刪刪之則立遣之鎮者何鎮邪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考異　按分注何承訓請誅廢君之賊胡進思則承訓無罪此當書吳越殺其指揮使何承訓誤作伏誅通鑑以其無罪不去其官知誤書誅也

書法　承訓請誅進思正也曷爲以伏誅書懲反覆也承訓始與宏倧謀誅進思矣旣而以告進思宏倧遂廢今復請誅進思則反覆人也不誅則宏

倧之禍復見于宏倣矣

按宏倧之廢由承訓漏言今之請誅進思猶是前日狡獪伎倆烏得云無罪乎當從書法其不去官者綱目書伏誅之例凡其人其事已前見者則直書名若未嘗前見則兼書其官所以為識別也三年田行舉顯德元年安思謙皆書官樊愛能何徽書將廣順二年葛延遇李澄不書官者本非官也

漢徵鳳翔兵詣闕

目　友規等然之思綰等大課持白梃殺守門者

按友規等然之之下原文有時思綰等皆無鐵

仗旣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奪其劒斬之

其徒因大譟今分注皆刪之乃令文勢不復相

接

河决魚池

質實　魚池有二一在西安府臨潼縣秦皇陵東

北五里初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

池一在重慶府城東南二百五十里流合岷江世

傳爲巴子魚池未詳孰是

按臨潼重慶皆與河決處遼不相及魚池乃滑

州地名河決之後亦謂之魚池口

三年威舉兵反

目　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

按通鑑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

非死亾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

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愼勿輕

出帝不從太后之言審于時勢明白當理隱帝

果能從之卽不能以存易危要可不至僉卒野死矣此安危之大機分注畧而不載甚所不解

又　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

按帥騎在前拒戰者郭彥威也分注威上誤脫彥字

馬希萼陷潭州

日　彼衆已去

按去當作懼

周廣順元年

綱 契丹使大梁

書法 書至大梁何不爲周使也

按使下脫至字刊本之誤也

周主威弑漢湘陰公贇于宋州

書法 湘陰書弑則承祐書殺之意明矣

按承祐書殺自是傳寫之誤考異考誤辨之是也書法于此云云蓋復穿鑿竊爲之反其言曰湘陰書弑則承祐書殺之誤明矣

二年

綱　北漢攻周府折德辰敗之

按府下脫州字

三年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

目　李守眞騎士馬全義

按五代史義當作乂傳寫誤也顯德元年與漢

戰高平分注誤同

周以王峻兼平盧節度使

目　峻聞榮入朝遽歸大梁固求出鎮故有是命

按此非出鎮分注甚誤峻方貪權固位安肯求

外邪峻以郭榮英烈阻其入朝恐亂已也訓其
入朝遽自河上歸恐奪其權也求領藩鎮欲張
其勢陵以敵榮也歸大梁是一事求領鎮又是
一事領鎮是以使相兼領非解樞要而赴鎮分
注合書之而改兼領爲出鎮似峻辭位以避榮
矣又綱明云兼而注乃云出亦顯背

周鄴都留守王殷入朝周主殺之

目　因其入朝留充京城內外巡檢因力疾御殿
殷入起居遂執之

按通鑑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時帝體不平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蓋殷不臣之形已著周主殺之所以弭患安衆非過也分注盡刪之而以因力疾御殿直屬于充京城巡檢之下似有意爲殷自雪者恐非信讞矣

顯德元年

綱 甲寅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榮立

書法 五代之君其始即位分注書某祖某宗而

已世宗則畧爲舉其全諡尊之也世宗五代之賢
君故綱目特重予之不使夷于五代之主也雖後
唐明宗不得與于斯矣

按書法之說迂而鑿決非朱子之意盖世宗者
太祖之所身事而宋之所受統也尊世宗所以
尊宋也所以尊太祖也顯德六年僅書恭帝宗
訓立者恭帝本無他尊號也

三年周主自將伐唐

日 侯乘進至共渡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

聞

按渡當作度徒洛切禦戰艦守浮梁皆在水中

不須渡水

四年

按通鑑是年四月周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繝目于太祖爲定國節度使及領歸德節度使皆書之葢臣子紀録之體宜爾于此獨不書恐是誤脫

北漢攻周隰州不克

目　澤州無守

按澤當作隰

唐以太弟景遂爲晉王燕王宏冀爲太子

考異　以當作廢太弟上脫其字燕字上脫立字

按景遂十表辭位唐主雖從其請而恩意有加何得云廢蓋太弟之稱本乖經典宏冀年已長而又有軍功立之宜也景遂因時進退使友于之誼不虧世嫡之統以正君臣之際可謂從容有禮矣故變文予之不當以常例律也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

目　胡氏曰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于北方則不然矣李陵以荆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

按荆楚恐不得云江南

六年周主自將伐契丹

集覽　非道所經言從徑路直去不由大道也原本作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

按此言世宗兵律整肅非兵所取道經過之處則民間皆不知耳非不由大道之謂也集覽知

刊本文而乃仍謬其說